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十一

宋　夏僎　撰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此篇成湯勝夏而歸至于亳邑四方畢朝新君故湯誕誥其衆以伐夏之意所以正始也黜廢也謂廢其命使不得復承大統也此蓋叙書者推原湯所以作

誥之意謂既勝夏黜廢其命而已爲天子復至于新都亳邑故作湯誥以誕誥萬方故其序所以言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林少穎謂湯勝夏命而廢之武王勝商而武成不言黜及殺武庚封微子于宋然後言黜殷命者葢湯之伐桀桀弃而竄于南湯既因而不追以全君臣之義故既勝夏即黜其命而不復爲之立後于其所都之國至武王牧野之戰前徒倒戈而紂見殺既違武王本意故封武庚于殷故都

使之承嗣宗廟因而不改亦所以存君臣之義及武庚作亂自絶于周然後黜殷命而立微子于宋不復居殷都此說是也林少頴又謂此篇與武成意同皆武功既成布維新之命也然武成本于叙事故自王來自商至于周皆先叙其事之曲折然後告以弔民伐罪之意其叙事則詳而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則首尾不甚備此篇既載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又載其作誥之言首尾甚備其叙事則畧體雖不同而其辭則

皆是始居大位而告諸侯以正始也皆可以互見也

此說極然胡益之不知察此乃謂湯滅夏告萬方武

王滅商不告者蓋伐桀本以亳衆諸侯無會者故不

得不告武王伐紂友邦冢君無不會者以伐商之意

既稔聞矣何所用誥此蓋弗深察之過也

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

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此又作書者言湯所以作誥之意也葢湯既克夏自彼而歸至于所都亳邑萬方諸侯畢朝新服故湯于是作誥以誕告之使知吾之伐夏非吾之私乃天意也自王曰以下即湯作誥之辭也嗟嘆辭也嘆而後言重其言也重其言所以使萬方有衆明聽其告而不敢忽也然湯之作誥必首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者葢湯言桀之暴虐失民以亡天下故必推

本乎上天所以立君乂民之意以見桀之所為不合乎天心而天絶之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言惟皇上帝
猶言惟至大之天命若召誥言皇天上帝也衷者善之本于固有者也陳少南曰衷裏也藏于裏即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也若既發則見于表矣葢天之于民皆降以衷然不能保其不失其常性故為之立君者非徒尊也將使順斯民之性而安其所謂道也故能順其性而安其道則足以為君矣不然則違天違

天則天必絶之矣湯之言此葢所以繩桀之罪見其不能順常性而綏厥猷故不足以為君也既言若恒性又言綏厥猷者葢率性之謂道能順其性則能安其道不能順其性則悖理傷道安能綏厥猷哉林少穎謂詳攷此篇所告首尾本末與仲虺所言相為表裏湯之言此葢發于仲虺者也故張諫議曰湯既勝桀以有天下而慚徳多焉故仲虺作誥于前以明天之所以命湯為君者凡以民之有欲而俾之乂也故

其書但言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湯又自誥于後以明天之所以命予為君者凡以民之有道而俾之綏也故其書至言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是以二誥之辭相為表裏然後湯之慚德可以已此說是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湯上既言天之命君將使之順民性而安其道故此

遂言桀之暴虐非特不能順其性而安其道而乃至荼毒以害萬邦之民也葢夏王滅己之德放僻邪侈喪其良心則在我者且不能自善何以若民性而安其道哉推原夏王自滅其德喪其良心則其胷中無復有不忍人之意肆為威暴以布其虐政于萬方之百姓萬方百姓罹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故竝稱寃以告于天地神祇謂我無有辜罪而乃受此虐害也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困倦怠

則未嘗不呼天病疾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今桀之民皆苦于虐政是宜其並告無辜于天地所以告者冀其拯己也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湯既言桀暴虐如此汝萬方並告無辜于天地故此遂言天降罰于夏之意也葢天之恒道于有善者則

福之于淫亂者則禍之桀既虐民如此故天于是降其災異不祥之事以彰顯有夏之罪惟天之降罰于夏者其寓事彰顯如此故湯遂謂我小子于是奉將上天所命之明威討桀之罪不敢肆赦葢謂今日之事乃奉天威以誅有罪非私意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以知明威而將之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今天降災于夏是亦事示之而已故湯所以因是知天命所在遂行討桀也湯既知天命所在

然又未敢自專于是又用玄牡以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加罪于有夏上天蓋天帝也神后蓋后土皇地祇
也玄牡乃黑色之牲也必言牡者蓋牲必用牡不用
牝也正義謂商人尚白牲用白今言玄牡夏人尚黑
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林少頴謂不然此玄牡但
是一時所用祭告天地之牲不因色以求義如謂湯
用玄未變夏禮則魯頌言白牡騂剛豈亦未變商禮
乎此說是也湯既用玄牡告天地請加罪于有夏矣

故于是遂求元聖之人與之勉力為此衆民請命于天葢民苦桀之虐政命不可保湯伐桀而拯民于塗炭則民始有生全之望是湯告天伐桀者乃為民請命也元聖即伊尹也葢湯之伐桀實伊尹之助孟子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湯伐夏救民之謀實出于伊尹故湯誓言伊尹相湯伐桀此言聿求元聖皆推本其謀之所自出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湯上既言我與伊尹戮力為爾衆民請命于天故此遂言我請命于天而上天果然信而有佑助下民之意故鳴條之戰桀知其罪遂退伏遠屏竄于南巢故曰罪人黜伏林少頴謂湯以桀為罪人武王以紂為獨夫葢言其得罪于天人則不復有人君之道也湯

既言上天信有助民之意而罪人夏桀今已黜伏故造物之福善禍淫報應如響無有僭差賁然顯著如草木然民欲殖者則天殖之不欲殖者則不殖葢湯者民所欲殖而桀者民所不欲殖者也漢孔氏乃謂賁飾也言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其說迂回難曉不如蘇氏謂天命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也湯既言天命固如此然又未敢以必可信故又言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者葢謂天雖可信我亦豈敢恃哉故雖曰使我一人安輯爾萬方有衆之邦家然我未知其不能不得罪于天與夫民也故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惟湯恐得罪于上下故慄慄然内懷危懼若將隕墜于深淵之中言雖得天下而心常以獲戾天民為憂不敢以位為樂也林少頴謂湯既伐桀恐來世為口實則當其始履天下之尊而朝諸侯寧無慚乎故其慄慄危懼乃

出于中心之誠然者而漢孔氏乃謂諴以來衆心王氏則謂湯始伐桀不恤衆言告以必往無所疑天下既定乃慄慄危懼者葢有為之初衆人危疑果斷所以濟功無事之後衆人豫怠儆戒所以居業使湯于事未濟則期以果斷濟功事已濟則期以儆戒居業果如是湯之慄慄危懼皆非出于中心之自然況湯雖伐罪救民然驅民于鋒鏑豈得全無恐懼之意及無事而後懼哉如以為有事之時不可以懼則武王

泰誓言夙夜祗懼則有事之時已懼矣故知湯之危懼非至是而後有也自興師于亳已懼不克濟矣至于既踐天子位則尤不遑寧處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上既言以履大寶慄慄危懼如此故此遂告我所

為造邦之諸侯與之更始使其曉然知上之德意也謂我今日始新造爾衆邦誠欲爾衆無從匪彝無即慆滛從如惟酖樂之從同蓋無從非常法者即如康功田功之即蓋慢遊而至于過者亦不可就也惟欲爾衆各守常法以承天休而已蓋諸侯之職能制節謹度則滿而不溢則可以長守富也長守富貴豈非所謂承天休乎湯既戒諸侯使去匪彝慆滛之失而守常典以承天休故又言爾誠能如我所言力而行

之至于有善可稱則我當度德定位量能授官與共天位與治天職弗敢掩爾善矣爾有善我既不敢赦若我自有罪罪在我身我亦不敢自赦其簡别而在察者又在乎上帝之心湯言此葢人有善惡人君固賞罰之汝不可謂人君有不善無人可誰何者雖無人可奈何而上有天焉我豈可不畏哉湯既言人君有不善天必誅之故此又言人君所以有罪非必人君一身自有可指之罪苟爾萬方有罪則罪亦在我

身蓋天之立君欲其若恒性而綏厥猷茍萬方有罪則是人君若之綏之者不至故其罪在人君若夫人君自不能盡君道而上得罪于天則其罪又在一人自當不及爾萬方矣湯此言又所以深明為君之尤難也湯既言為君之難如此故又嗟嘆而言曰爾萬方有衆尚庶幾以我此言為可信而無從匪彝無即慆慆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則非特我國家社稷可保其有終而汝亦可以終享其安榮之福也故終之曰

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

此又明居之序也經亡無所附其本篇正次于湯誥之下故孔氏以附于此篇之末咎單必臣名也謂明居之篇乃咎單所作也正義百篇之序此類有四周公作無逸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與此篇直言所作之人不言所作之意以經文分明故畧之此說是也但漢孔氏乃以意度此篇謂咎單作明居者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書明居民之法故其書曰明居此亦因字而求義經亡而意度之也未敢以為然矣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此篇葢太甲初即位伊尹告以乃祖成湯之成德故作是書也謂之訓者以其有諄諄儆戒之意也此篇之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說者多疑之其所以疑者葢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太史公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二年而崩後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是湯之後立外丙仲壬二世而後太甲立今此序乃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似類夫太甲即繼成湯之後無有外丙仲壬二世者所言不同如此故說者多疑之漢孔氏則謂太甲太

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甲立即稱元年唐孔氏亦謂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没之下明是湯没太甲代立即其年稱元年殷本紀與此不同者必妄也據二孔此說則謂湯没即立太甲無有外丙仲壬之說非特史記為妄而孟子之言亦不可信至程氏則又欲附會孟子之言乃謂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歳仲壬方四歳故立太甲陳少南推其說按河南邵氏皇極經世書叙堯即位以甲辰至本朝

嘉祐歴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不聞有外丙仲壬太史不知孟子之意所謂二年四年者葢謂湯崩太子卒欲立外丙而外丙生纔二歲欲立仲壬而仲壬生纔四歲太丁二弟皆幼故捨親親而立太甲據程陳二者之說則亦湯後不曾立外丙仲壬孟子所謂二年四年是年齒也不為即位之年數其說亦無異于孔氏惟林少頴引蘓氏之說為可信蘓氏謂太史公按世本成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太甲

立其迹明甚安國據經臆度謂湯沒而太甲立初無二帝豈有此理其序所以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非謂湯崩在太甲元年也葢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孔氏序書以湯為首耳商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仲壬而立太甲則非親親矣據蘓氏之説則以湯後實有外丙仲壬二君此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乃序書者推原伊尹作書之意謂湯沒後太甲即位之始伊尹稱湯成德以作訓故言成湯既沒即繼

以太甲元年非謂湯崩之年即太甲之元年也此說極有理故少穎廣其說謂殷人傳世兄死弟立若太丁死而有弟外丙仲壬不應捨之而立太甲此篇乃太甲即位之日伊尹奉之以祗見厥祖因明言烈祖成德以訓于王故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益推本所以作書之意也夫書序序所以為作書之意而已與史家記述之體不同茍必以史家記述之體求之謂此言成湯既歿太甲元年為湯歿而太甲立則盤

庚五遷之言若不以意逆志則是五遷皆在盤庚之世矣故當以蘇氏孟子之言為正少頴此說極平正而有理故特從之若夫篇内言元祀而序言元年者唐孔氏謂商曰祀周曰年序以周世言之也葢孔子周人序書以年言之如太甲篇内言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其序則言三年復歸于亳又如說命亮陰三年而子張則言諒陰三年不言葢孔子序書故從周稱年也此書葢湯死後太甲即位元年伊尹作伊訓肆

命徂后三篇以告之故言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今只伊訓尚存餘二篇經秦火而亡故名雖存而經則亡矣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此又作書者言伊尹作伊訓之意謂太甲即位元年十二月乙丑伊尹將以即位之事告于成湯是時侯甸之諸侯皆來奔喪且欲近見新君故伊尹祠于湯

廟而羣后皆從太甲往廟時太甲宅憂不言故百官皆總其己之職事而惟冢宰之是聽時伊尹受顧命實為冢宰故即廟而作書陳乃祖之成德以進戒于太甲亦與諸侯正始此伊訓之所以作也故作書者其言如此太甲時所居之喪實仲壬之喪葢繼其後必為之服禮當然也漢孔氏既謂湯歿而太甲立則太甲即位之初實居湯喪故于此即云湯崩太甲逾月即位此所謂祠于先王者乃奠殯而告林少頴謂

孔氏此説攷之于禮有所不合夫古者喪在殯不祭皆名為奠及既葬也虞祔卒哭始謂之祭蓋于是始以鬼神事之故祭則有主有尸而奠則陳器而已此經言祠而孔氏乃謂之奠無是理也抑又有不然者使太甲果居湯喪則其宅憂也必在湯之殯宮則其所從事于喪禮者有小殯之奠有大殯之奠有朔奠有朝奠有夕奠有薦新之奠未嘗不在湯之殯豈逾月遽祗見厥祖哉以是知孔氏徒按經文于禮不合

未足述也以經文攷之則太甲實居仲壬之喪計仲壬之崩必在太甲元年之十一月商制逾月即位即以其年為元年不待逾年稱元祀如周之制故下篇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居于亳是仲壬以元年十一月崩至三年十二月即得二十五月故即吉釋喪而冕服也由是推之則此言十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者乃太甲居仲壬之喪既逾月伊尹乃祭于湯廟奉嗣王以敬見其祖故

明言烈祖成德既以告太甲且與諸侯正始蓋禮之變而以義起也若康王既受顧命則以麻冕朝諸侯于應門之内亦禮之變也蘇氏徒見春秋所載天子諸侯皆逾年稱元故謂此經言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謂之十二月殷之正月即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之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又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夫

臘必建丑之月秦以十月為正則臘當用三月而云十二月者葢古雖改正朔猶以夏正為正月也此說不然夫謂之改正朔則已改正月豈有餘月不改者故在周時論陰陽之節雖有以夏時為言者如七月之詩與四月惟夏六月徂暑之類至于史官記載當時之事則未有不以當時正朔數月者如春秋春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春秋數月用周正則此之十二月葢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葢建子之月也其

秦以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書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以前歲首書冬十月蓋是漢武太初元年改用夏正史官追正月名耳舊史未必然也余謂少穎辨蘇氏以夏秋所書乃孔子尊王故以周正數之周時數月實用夏正令七月四月之詩可見矣兼秦本紀言以十月為歲首則歲首但以十月為之則已非改十月為正月也但蘇氏解此必拘逾年之說則不然只是仲壬適在十一月崩故太甲逾月以十二月即

位不必如蘇氏之拘則其義自通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自此以下伊尹作書之言也伊尹既奉太甲以見成湯之廟于是乃明言有功烈之祖成湯所以艱難創業之成德以訓告于王所謂成德即下文惟我商王

以下是也既謂之明言烈祖之成德而乃首言古有夏先后者蓋欲見天下難保夏之先后雖積功累仁如此子孫一不率循則亡不可支而乃祖成湯興焉蓋欲太甲知所鑒戒也嗚呼嘆辭也欲言夏王得天下之難而失之易也故嘆而言之古有夏先后以禹以下自桀以上皆是也伊尹謂夏之先后聖賢繼作以有天下方懋行其德兢兢業業不敢自寧上合于天故無有天災所謂無有天災者謂山川鬼神皆安

其居而不為妖不為厲鳥獸魚鼈各順其情而不為怪不為孽此所謂無有天災也然夏之先后德雖如此天之眷佑又如此子孫夏桀一不能率乃祖之德上天降災以彰厥罪雖承祖宗奕世積累之業而卒為天所棄故假手于我有天命之成湯使之弔民伐罪焉假手者蓋天之所棄不能自行誅戮必借手于人以誅之也然天之假手于湯使之伐夏者亦豈私于湯哉以桀自造可攻之罪于鳴條故湯自亳往伐

之故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始也謂桀有可攻之理故朕始自亳伐之也書曰我不爾動自乃邑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亦此意也少頴謂伊尹之意葢以夏有天下傳十餘世三百餘年方且為上天所眷至于鬼神咸安微物自遂宜若不可動者然一為桀之不率則不旋踵而顛覆况我商家肇造未久苟使太甲不能以夏為鑒遂致不率成湯之德有可攻之釁則攻之者至矣故伊尹既言有夏所以失天

下之易于前又陳湯所以得天下之難于後所以致其儆戒之意也此說是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上既言有夏子孫弗能率其德而天命湯伐之故此遂言湯伐桀之事也聖武猶所謂神武也聖人之義德也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實天下不祥之事也雖天下不祥之事然湯之布昭聖武者

本不期于黷武而乃在于以吾之至寛代夏之虐政是故雖用武而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所至之民無不信而懐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伊尹既言湯有寛仁之德得兆民之允懐遂至光有天下故此下又言太甲嗣湯之位不可不恐懼于即位之初也葢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天下之本也始即位又人君之本也即位之始能致其慎則終無不慎矣此伊尹所以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也然所謂罔不在初者亦非

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蓋人君之治天下將欲仁覆天下豈必人人而愛之人人而敬之哉惟盡吾孝悌之心立愛則不偏愛也惟愛吾親而已愛吾親而舉斯加彼將無所不愛以之立敬則不必偏敬也惟敬吾之長而已敬吾長則舉斯加彼將無所不敬惟其所立在此而所愛所敬乃及于彼此其道所以始立于家邦而終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不及也此又伊尹教太甲以守約施博

之道也

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伊尹上既言成湯以神武創業而太甲繼之當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至此又恐其未必勤而行之故又言成湯自肇脩人紀以至于有萬邦誠為艱難然雖艱難成湯之心猶不能自已方且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而為子孫無窮之計湯盛德大業如此且猶長慮却顧為子孫計不敢自安則太甲為其子孫可不念哉此又伊尹言此一節之意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也人紀人道之紀也即上所謂

立愛立敬者是也伊尹欲太甲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故言先王成湯當脩人紀之時謂始立愛敬之時也究其道雖所守甚約而所施則甚博是故以從諫則不敢咈言有過則改不逆人言以先古之賢則時若之言凡有所動皆順古人之行而不自專以居上則必明于御下而盡其君民之大德以為下則必忠于事上而盡其事君之小心葢湯時為諸侯出就國則居上入朝桀則為下湯于居上為下盡道如此則

伐桀之事亦湯之不得已也然湯豈特如此而已又且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焉葢聖人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湯于與人則不過求其備是以恕己之心恕人而盡待人輕以約之道也于檢察其身則常若不及是以責人之心責已而盡責已重以周之道也惟湯自肇修人紀至于檢身若不及所行如此之勤故今日方有萬邦而為天下之君則其事誠艱難也然常人之情既以艱難于其始則事既遂必有自

足之心而少肆其意而湯則猶不能自已方且敷布廣求賢哲之人列于庶位俾之輔弼于爾後世子孫既得而用之又恐所用之人不盡心戮力佐佑其子孫故又制為誅責有官君子之刑以儆戒于有位之人是成湯所以望爾後人者甚切矣太甲雖欲不念不可得乎所謂官刑儆有位者即下文所謂三風十愆之事也葢湯以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室之中而無有節度者敢沉湎于酒而至狂歌無忌

懌者此二者時謂之巫風葢巫以歌舞事神故恒舞酣歌所以為巫風言其恒歌恒舞若巫覡然也敢有以身殉貨以身殉色者殉從也以身從之知有貨色而不知有身也敢有恒于遊畋恒于畋獵恣意為之無有窮已此四者時謂之淫風謂貨色畋遊人所不可免但不可淫過無度今也殉貨色常畋遊是淫過無度故謂之淫風敢有侮聖人之言而不敬逆拒忠直之人而不聽其言疎遠耆老有德之人而親比頑

愚之小童此四者謂之亂風葢聖人忠直耆德人所當親近而尊敬之今乃簡忽而疎遠頑童當斥而遠之今乃昵比是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亂常越理者也故謂之亂風此三節之風者葢為之于上而下化之若風之于物鼓之于此而動之于彼也湯既列言三風于上故于下總之曰凡此三風總有十愆葢謂巫風二淫風亂風各四是三風之中其過失有十事十事者卿士有一在身則必喪家邦君有一在身則必

亡國若為人臣者見人君有此愆過而坐視不能匡正則以墨刑刑之成湯官刑嚴切如此豈惟訓有官君子雖童蒙之士亦以此具訓之具訓謂詳以訓之也酒誥言文王告教小子則固以此訓之矣伊尹言此葢謂先王艱難創業猶不敢自安方且廣求賢哲輔爾後人又恐所用之人未必盡心輔弼又制官刑儆于有位使子孫有過人臣必諫是伊尹所以勤勤進戒亦先王責望之意也薛氏謂墨刑亦重矣臣下

不匡而陷入重辟者以國置臣所以匡主宜匡不匡則有亡國敗家之道坐視喪亡而不救其可貸乎此墨刑之施所以未為過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伊尹上言成湯為子孫計如此深遠故于此又嗟嘆謂嗣王太甲為湯子孫當上思乃祖艱難之意祗敬

其身而念乃祖也既言祗厥身念哉又言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者謨謀也謂成湯為爾子孫者其規模甚洋洋乎其大惟規模至大未易跂及而所以告教子孫之嘉言則甚明白而易知所謂嘉言即制官刑儆有位之言是也伊尹既言成湯嘉言明白如此欲太甲奉以周旋故又以天命儆之使之知所畏而不敢不勉謂天命去就初不可常保孜孜為善則天降百祥而治可常享苟為不善則天降百殃而禍亂隨之

天理如此爾太甲誠能為善則德無小而不興故萬邦皆賴其慶不然則不德無大而不亡故覆墜其宗祀而不可支持漢孔氏謂此伊尹至忠之訓葢言至此極功也

肆命徂后

此葢亡書二篇名也與伊尹同序序既見于伊訓之前故此但載二篇名于其下也二篇名存而經亡不知其中所載者何事漢孔氏乃因字求義謂肆陳也

肆命蓋陳天命以戒也徂往也徂后蓋陳往古明君以戒之也此皆臆度之說未敢以為然

尚書詳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十二 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陸學賈

尚書詳解卷十二

宋　夏僎　撰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凡七篇皆是伊尹戒太甲之言然餘篇皆因事立稱獨此以太甲

名篇者葢此篇非特作于一日且所主非一事乃自初立至放逐自放逐至復歸于亳始終三年其言皆伊尹太甲反復之言史官于既歸亳之復總序其終始之言作此三篇故總稱為太甲以其不可以一事名之也林少頴謂經有一篇折為上中下之别如太甲盤庚説命泰誓之類者非其意義也古者簡册以竹為之編次成篇而竹簡所編不可多也故或析為二或析為三以便習讀耳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

于桐中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者此孔子序書之言也此三篇所載其先則序太甲初立不惠于阿衡伊尹懇切進戒而猶不聽故放于桐宮既居桐宮則能悔過伊尹于是既終喪而奉之以歸又復反覆進戒故夫子序書推原本始為太甲既立不明者謂太甲既立昏迷不明不能用伊尹之訓不足君國子民即下文所謂不惠阿衡與王惟庸罔念聞王未克變是也太甲既立不明故伊尹以受顧命之

臣再三進戒猶不見聽知其不可以言語口舌下説于是放之于桐而近于成湯所葬之桐宫使之就桐宫居憂且朝夕密邇先王而思其所以貽我後人之意冀其憤悱之心而自改其過已而太甲居于桐宫終三年之喪果能悔過遷善克終允德于是自桐宫歸亳而思用伊尹之言即下文所謂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頼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者是也太甲既歸亳故史官于是序其始終作此三篇而總以

太甲名之故曰作太甲三篇徐須江謂就改三篇之義其文始終先後既非專于一口又非同乎一時則其下當以思庸伊尹為一句孔安國于思庸下別之以為伊尹作太甲三篇與作伊訓作咸有一德為一類失其旨矣余謂須江此說謂此篇非出乎一人不可謂伊尹作太甲三篇當以思庸伊尹為一句作太甲三篇為一句其說固通若依少頴之說則于理亦通少頴謂此篇雖實史官所序而其言則皆伊尹之言故推

本其言之所自出而言伊尹作太甲三篇以見首尾盡出伊尹之手據此說旣與伊尹作伊訓伊尹作咸有一德之言體制相合兼上言思庸亦自不失為思庸伊尹故此一說所以為皆通若以孔氏為失㫖則過矣胡益之謂先儒皆謂太甲不明伊尹廢之自攝商政太甲悔過乃復命之豈有此理葢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若伊尹廢太甲而已自為政則一日不可安况二年乎此所謂放于桐者大抵人君旣行三年之

喪亮陰不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禮之常也太甲不從伊尹之訓伊尹因其居憂未省政事故遷居桐宮而序書者以放言之實未嘗放也此說是也

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阿衡即伊尹也伊尹時為冢宰故尊曰阿衡猶周以

太公為尚父齊以管仲為仲父皆尊之也伊尹亦號保衡謂之阿衡則言為人君所倚以取平也謂之保衡則言其為人君所保以為平也其因名見意亦猶後言太師太傅太保也葢太甲即位之後伊尹以伊訓肆命徂后等書勤勤進戒而太甲猶不順其所言伊尹于是又作書以戒之林少頴謂作書者作為簡策之書以陳其勸戒之意若後世之章疏也葢前篇明言烈祖之成德則以言告之此則以簡策告之也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者謂成湯知天命可畏故兢兢業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一言一動皆不可忘是謂顧諟惟成湯能顧諟而不敢忘故上以承天之神下以承地之祇以至社稷宗廟無不致其祇敬嚴肅之心誠意作乎故馨香之德感于神明而天監觀之遂集大命于其身使之克夏有天下而撫安萬方之民惟湯能膺天命而安天下故伊尹所以能左右輔翼其君以奄宅此天下之衆故嗣王得以

大承基緒葢謂非湯自能克慎厥位則雖伊尹亦無所致其左右之力而嗣王亦無以享盈成之業也尹即伊尹之名也言尹躬猶言伊尹之身也唐孔氏以尹非名謂伊尹名摯湯得之以尹正天下故號曰尹人皆呼為尹亦以尹自稱此不然也林少頴謂伊尹言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嚴恭寅畏以感天地神祇之心則湯之受天明命非自外至也故伊尹作書所以首及于此此說是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
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
祖
伊尹上既言成湯能慎德故伊尹得以左右而太甲
得以纘承其義猶未足也故又言有夏之時君相之
間所以有終不終者以為太甲之鑒戒夏都安邑其
地在亳西故謂之西邑夏夏在商前其事在伊尹之
前故言先見伊尹謂我先見當時有夏先世之君自

能以忠信自處而君道有終故為輔相亦能終其輔相之業其後嗣王業既不能以忠信自處而君道無終故為輔相者亦不能終其輔相之業伊尹言此蓋謂湯之顧諟天命盡其嚴恭之道可謂自周有終矣故我得以左右厥辟宅師而有終今太甲茍不能以忠信自終則我亦何以克終哉言欲使我致其克終之効惟在嗣王先能有終而已故嗣王誠不可不戒所戒者惟當盡其為君之道而已若為君而不能盡

其為君之道則忝辱乃祖矣太甲可不念哉此正伊尹言此之意也施博士謂忠信所以謂之周者以作偽則心勞日拙而所為常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無偽故周而無缺此説則然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懐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庸常也言伊尹書之所戒非不深切著明太甲但以為常而心未嘗念而耳未嘗聞伊尹自念先王付託之重義不可以不聽遂已而不言于是又陳先王未明求衣勤求賢士以為後世子孫計在太甲不可越厥命以自覆也昧晦也爽明也昧爽葢晦而未明之時也言成湯勤勞國家未明而起大明其德坐以待旦既旦又必廣求賢俊美彥之士以開啓道迪後世子孫其所以如是者葢以莫大之基創之在我守之

在後人故求賢以輔之者欲其相與保丕基也今太甲既承其基緒要當善繼善守不至違越成湯付托之命以自取覆亡可也惟慎其儉德而懷念其長久之計使先王莫大之業至太甲而愈固不至中絶而已葢人心著則放儉則收心放則欲敗度縱敗禮如唐明皇侈心一動而極天下不足以窮其欲故未幾盜起函陵而不知豈能思遠圖乎惟儉則外無所玩内無所汩心無外慮必能念長久之策矣此伊尹所

以必欲慎儉德以懷永圖也既欲太甲慎儉德而懷
永圖故又取虞人張機取獸事以喻之機弩牙也括
矢末也度其所凖望者葢正鵠也葢謂人君之治天
下不可率意而行惟當慎儉德懷永圖而後可譬如
虞人張弩于機不可妄發必退而省察而矢括合于
所凖望之處然後釋放之則發無不中矣伊尹既以
虞人張機之事警人君當慎儉德懷永圖而行事又
恐太甲未知所謂儉德之說故又明告之曰儉德不

必求諸他也但敬爾所止所止即君心所止之處也猶大學言為人君者止于仁者是也言太甲欲求儉德但敬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已行而行之則所謹者無非儉德而所懷者無非遠圖也伊尹告戒之辭既盡矣故又誘掖之曰王誠能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則我心喜悅其能無負先王之付託而王亦可以有萬世無窮之令聞也故曰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萬世雖久自有稱美之辭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宫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宫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者謂伊尹叮嚀反覆告之甚切而王猶安于不善而未能變于善者王既未能變于善伊尹于是告于朝曰茲乃恣行不義之事循習不改且與性俱成蓋性者天性之自然不待求而得之也不義之事以人所自作非出天性今太甲為不義循習之久

亦若出于天性之自然如所謂習慣若自然者即習與性成也所習如此則安于不義不可以言語動矣故伊尹于是知太甲不可以理告當以勢動之故言我今但使之不狎習于不順之事而放僻邪侈之習無因至前既以息其外馳之心且以動其哀戚之情而作其愧恥之意則孝敬之心油然而生雖不諄諄然誨之而自反于善矣于是營于桐宮成湯之墓側使之居之朝夕密邇先王之訓無使終其世迷而不

反也記曰墟墓之中未施哀于民而民哀是以伊尹所以置太甲于桐者蓋奪其嗜好之習而置之哀戚易感之地欲其速于自怨自艾也惟伊尹能若是以格其非故太甲徃桐居喪果能思念其祖而終于允德也林少頴引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蓋君子教人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謂之有私淑艾道之弗從誘之弗達君子猶不忍弃而

私以善治之使之憤悱啓發入于善而不知此不屑之教誨也伊尹于太甲誨以諄諄聽之藐藐度其不可教則營桐宮以居之以感動其哀戚之情此非不屑之教而何然以不屑之教而名曰放者蓋太甲所以敢敗度敗禮而不聽伊尹之訓者其意謂伊尹以天下為已任我雖無道有伊尹之佐必不至于亡其所見如此非有以摧折激勵以生其憂患之心則終不可正遷之桐宮而命之曰放蓋示以將廢而不

得立彼必憤悱而反于善此放之乃所以教之也然則使太甲終不改則奈何是亦廢之而已蓋遷于桐宮則處于天理人情之極處處其極而猶不自反是無可望也雖與天下共廢之可也世徒知伊尹之放而不求其所以放之之意故孟子發明其心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言簡當而盡矣少頴此說雖與前胡益之論伊尹放君之事少異要之于理皆通故當存之陳少南又謂伊尹放太甲使

太甲終不明伊尹終弃之歟抑知其有思庸之資而姑放之歟考書序不言太甲不明而言太甲既立不明是伊尹既授天下狃于富貴故狎于不順儞然則伊尹舉是以汙其身而善其君乎此說與少頴雖異然亦通故存之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伊尹既以太甲不惠阿衡遷于桐宫密邇先訓今既

悔過思庸克終厥德可以即政又適當三年之喪畢冢宰攝政至是可歸故伊尹于是因其去凶即吉之時以冕服奉之歸于亳邑踐天子位伊尹喜之故又作書以勉之即下文所言是也此篇蓋自桐歸時事故作書者推原其本意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也蓋仲壬以太甲元年十一月內崩今太甲即位三年十二月朔即二十五月而祥禫之祭已畢矣故可以去凶即吉也曾氏謂先儒

論三年之喪則同而月數或異孔頴達則謂二十五月喪終合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之文孔安國則謂二十六月喪畢合禮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鄭康成則謂中月為間一月為祥後復更有一月禫故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畢今按伊尹言元祀十二月此篇言三祀十二月正合禮經二十五月喪畢之義則二十五月喪畢商制也二十七月喪終者周制也曾氏之說理恐誠然冕冠名也謂之冕服當

是袞冕之服也余嘗謂伊尹之志其自知則在遷太甲于桐之日人之知其志則在奉太甲歸亳之時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以其于遷之之時已有奉之之志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居桐既克終厥德故伊尹奉以歸亳既歸之後喜具能處仁遷義不墜成湯之業于是作為簡册之

書以稱美之曰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葢民生各有欲無主則亂君非民則無以君四方故得乎邱民則可以為天子也惟君民之間相須如此而太甲昔也乃不明于德則民無賴以為生民無以為生則商之為商未可知也尚賴皇天眷顧佑助我商不使成湯之基緒一再傳遂泯由是使嗣王者能終其德嗣王能終其德則民之所賴以相正而生者得矣民得以相正而生則民不失望而商家之所以君四方者

可以永保矣此所以實爲萬世無窮之休美也林少
穎謂太甲能終厥德實伊尹之力今尹乃謂皇天眷
佑者雖一時謙抑之意然亦若天有以使之然者成
湯之後宜餘慶所終無有不善者而太甲爲之孫始
皇之後宜餘殃所逮無有全淑而扶蘇爲之子太甲
爲孫宜商祚遂殄矣然成湯以寛仁有天下豈應一
再傳而遂亡故太甲雖欲縱而乃能克終允德此無
他天以湯社稷有必存之理則雖太甲爲孫而終不

亡也扶蘇為子秦若可存矣然始皇虐用其民茍扶蘇立則秦未遽亡故始皇崩而扶蘇以罪死秦遂以滅此無他天以秦社稷有必亡之理則雖扶蘇仁厚而不得存也以是知太甲悔過雖伊尹之力亦天有以使之然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伊尹上既嘆美太甲能終厥德故王于是拜手稽首謝其前過曾氏謂拜手者手至首稽首者首至手致恭之極也先儒皆以拜手為手至首稽首為首至地既手至首乃復曰頭至地此說恐誤按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則稽首纔入于下衡而已何至于及地也曾氏此說似乎有理臣之見君則用此禮今太甲于伊尹乃如此者盖盡其禮以敬師保如此伊尹既美其能終厥德故太甲于是拜手

稽首以述其自怨自艾之意也謂我小子昔也以不明于德喪其固有之良心而自至于不類不類猶云不肖詩曰克明克類惟克明故能克類今太甲不明于德所以自底不類也惟其自底不類故欲以敗其度縱以敗其禮王氏謂欲者廣其宮室侈其衣服之類欲而無節則必敗其常度縱者隳其志氣弛其言貌之類欲而無已則必敗禮節此說比諸儒為長要之多欲必縱肆縱肆必多欲不類之人必有此失此

所以敗度而敗禮惟太甲自底不類有此二失伊尹戒之不能自改故至遷桐而罪戾皆太甲自速召戾也太甲既知遷桐之戾乃其自速故言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謂遷桐之戾非天所至乃已自為此所以不可逃也孽災也災初生有芽孽也天作孽謂已無以致之而其災出于天之所作者蓋無妄之災也故可以違避若乃欲敗度縱敗禮則自作之災孽也其召戾于身也必矣其可逭逃也哉太甲既

言遷桐之罪乃已自招于是悔其既往背師保之訓

謂我前此違背伊尹師保之教訓不能修德于其初

今幸知悔庶幾有賴于伊尹匡救之德圖以善其終

也葢太甲于是始知伊尹之忠而望其啓沃此即序

謂之思庸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

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

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

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既悔過俯求伊尹匡救之助故伊尹于是又拜手稽首既答其致恭之禮且告以治天下之要術也蓋伊尹前喜其能悔過既言君民相資以生今太甲克終厥德則必可以君民故此遂以治天下之術告之使之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身修則惠及斯民矣故首言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蓋謂天下國家其本在身人君能正心誠意以修其身使允信之德協

于羣下之心然後可以為明后也蘇氏謂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其從非偽也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德出于誠心未有能至者是協于下必在有允德也伊尹既言人君當修身以治天下故于此又以乃祖成湯之允德所以協于下者發明其意而盡其義也蓋先王成湯惟能修身以治天下故能推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于困窮之民則能子惠之深仁厚澤無所不被民之服其命令者無有不悅非

特亳之民悅而與成湯相並有邦者其鄰國之民亦
皆望其來曰徯我后后來無罰葢是時諸侯皆化桀
虐政荼毒其民獨湯能子惠困窮此所以望湯之來
以湯既來則可以免刑罰之苦也湯所為既如此太
甲繼之可不懋勉其德視法乃祖成湯之所已行奉
以周旋而無一時敢有猶豫怠惰之心哉伊尹既欲
其懋而無怠故又告以今日所當為之事焉葢太甲
繼湯之後上有祖宗之托則奉先之事不可後也下

有臣民之望則接下之事不可後也聲色玩好曰為耳目之蔽則視亦未易以遠聽亦未必盡德也故伊尹于是又告之曰必欲奉先當思孝也思孝則不忘祖矣必欲接下當思恭也思恭則不絶物矣必欲聽遠而聽德惟聰明是用也能聽明則視必遠而聽皆德矣是四者修身之道不越于此太甲茍能率而循之則身修而允德恊于下矣伊尹所以望于太甲者得矣承王之休美而無有厭斁伊尹豈誣太甲哉吾

以此望之而太甲能行是道足以副其所望揆之人情固應喜而不能自已豈惟伊尹而已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申重也謂伊尹前既反復告太甲至此又重告于王

又盡其告戒之意也嗚呼嘆辭也嘆而後言重其事也蓋伊尹以太甲自遷桐之後悔過思庸既復天位伊尹既告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以見其喜之之意也又告以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明后以見治天下之要在此而已至此又恐太甲中人之性易以流蕩始雖以遷桐之愧能自改悔既復天位未必不復為聲色嗜欲之所變遷故伊尹于是又為之稱道夫天人鬼神之際所以禍福吉凶向背者

惟在善不善之間初無可以常保之理盖所以警動其恐懼修省之意而成其克終之德也伊尹之意蓋謂天無私親也能敬天者則天親之不然則求其親不親也民本無常懷也能仁民者則民懷之不然則雖求其懷不懷也鬼神本無常享也能誠以事神者則神享之不然則雖求其享不享也夫民與鬼神無常如此則人君處天之位豈不難哉伊尹既言處天位如此之難故又言雖難矣有德則治無德則亂故

為人君者誠能與治世同道則無有不興與亂世同事則無有不亡治亂興亡在德不德而已而所以德不德者又在所與如何耳則人君能慎所與而與治同道不至與亂同事豈不足謂之明明之君哉林少穎治言同道亂言同事言治難而亂易也故蘇氏謂堯舜讓而帝燕噲讓而絶湯武行仁政而王宋襄行仁義而亡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同道而後興道同則事未必同也周厲弭謗秦皇禁偶語周景鑄大泉

王莽詐作泉貨紂積粟鉅橋隋煬洛口諸倉其事同

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同事無不亡此說盡之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

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

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伊尹上既言天民鬼神無常如此有德則興無德則

亡故于此遂言先王成湯惟知天民鬼神無常如此

于是勉敬其德無時豫怠是以自七十里伐夏弔民

以有天下終為商人之太祖而克配上帝所謂克配者有二說一說謂湯能修德故其德足以配天為君謂德與天合也一說謂周家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古者祭上帝必以肇造者為配此曰配上帝蓋是廟為太祖而克配于上帝也二說皆通成湯惟能懋德故能克配上帝今太甲嗣其令善之基緒可不夙夜庶幾鑒視成湯所以懋德者率而行之哉伊尹既欲太甲鑒成湯而懋德又恐其以成湯為不可及故又以

升高陟遐為喻蓋謂成湯之德固高矣遠矣太甲必欲跂而及之非一朝一夕可能也譬之登高不能自至于高也自下者始登之不已終必至登譬之行遠不能自至于遠也自近者始行之不已終必至遠成湯之德固不可及積微小而至高大亦在勤以行之而已伊尹既告以太甲以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又未必太甲能知其所當先者故又告之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蓋人君者下焉為億兆之所倚頼

一有輕之之心則乖離之釁生必難之而後可上焉有宗祖之付託一有安之之心則亂亡之基兆必危之而後可益民事能思其難則必能思艱以圖易天位能思其危則必能恐懼修省無一朝之患人君懋德不越是二者而已惟在慎終于始而已蓋欲慎其終必于其始慎之如升高必自下如陟遐必自邇慎之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
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既言入君懋德在慎民事保厥位又恐其惑于
諂諛之言而德或不終故又言有言逆于汝心是拂
耳之言也拂耳之言不可以逆已而遂怒之必以其
言而求諸道使其言果合于道則固忠直之言也雖
逆耳而當從之也有言遜于汝志是順耳之言也順
耳之言不可以從已而遂喜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非

道果非道則固諂諛之言也雖順耳而當拒之也逆順之際一斷于道今也必欲知其道與非道之異則不過慎思力行之而已故伊尹于是又嘆而言之曰弗慮則不獲欲其深思也弗為則不成欲其力行也慎思力行則慮獲矣為成矣此一人所以元良也元大也良善也謂一人大善也一人大善則知道與非道之異故言之逆耳者不可以情拒其順耳者不可以情受君子在位而小人不得容其間此萬邦所以莫

不正也萬邦既正則天下無可治之事常人之情必至于作聰明而亂舊章矜功能而敗成效故伊尹所以又戒之曰治功如此則為之君者恪守常憲可也豈可輕信辨口之言而亂先王之舊政乎為之臣者見功成名遂退其位可也豈可要寵利以成功自居而不退哉誠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我商家可以信有休美于無窮故終之曰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此篇葢伊尹致仕告老而歸又恐太甲執德不固復怵利欲或變前守故又作此咸有一德之書以丁寧告戒之所以終其拳拳愛君之意也此書名一德唐孔氏謂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書以戒之故經言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言已與湯皆有純一之德欲太甲君臣亦然故下文又言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太甲為君固不可不

一其德而亦不可不用一德之臣也此書所以謂之

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此咸有一德四字葢篇名也書于書序之下皆揭篇名葢常體也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者此作書者言伊尹作此書之本意也葢太甲居桐自怨自艾既終喪伊尹以冕服奉而歸于亳還復政

事于人君太甲遂告老而歸又念太甲欲敗度縱敗

禮習于不義居于桐宫改過遷善然處仁遷義又未

久也苟一旦履萬乘之尊嗜欲奪之安保其不變厥

德于是歷陳天人之應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庶幾太

甲克終允德故作書所以言陳戒于德也自天難諶

以下即伊尹陳戒之辭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

嗟嘆也諶信也天難諶謂天難信也天難信者以其

福禍興亡之命初無常也然雖命無常而德惟可常

故能常其德則其位可以永保所謂常厥德者謂恪守其德始終而不變也故德有常而天命亦有常苟或德無常則九有且不可保况能保天命哉九有即九州也葢夏商周皆用禹貢疆理之法以天下為九域故言九有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廸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伊尹上既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有常于是引夏桀所以失天下成湯所以得天下者證之夏王指桀也庸常也謂夏桀不能常其德慢則慢于神明則虐于民民怨神怒故皇天棄而不保既又念天下不可無主故鑒視萬方之衆將擇其有天命者開啟道迪之其所以啓建有命者葢將眷顧于天而求一德是時惟我伊尹之躬與其君成湯皆有純一之德上足以當天之心故受天明命有此九州之衆遂革夏正而

有天下林少穎謂臯夏正者夏以建寅為正湯臯之始以建丑為正是臯正為用商正也臯正之事古未嘗有葢始于湯而武王因之遂以建子之為正故易之臯曰湯武臯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説是也伊尹言此謂天命無常有德則興無德則亡桀無德而湯有德此所以伐夏為天子也欲太甲以此為戒而勉于德也吳藴古謂人臣言及君也必先君而後已其論成功也必推美以歸于君今曰惟尹躬暨湯則先

已而後君曰咸有一德則彼此均敵初無避辭豈伊尹慒于為臣之禮哉自古論伊尹者多矣惟孟子知其心故號于世曰伊尹自任天下之重夫相湯伐桀救民于水火未足以見其自任相太甲繼湯既立不明則放之桐克終厥德則奉之復辟今告老去位陳戒于德則曰我與先王同是一德上當天心以受天下則其事皆在我也太甲其得忽而不聽乎推此則足以見其自任之實也此說極善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伊尹上既言湯以一德受天命有九有故此又申前意以盡其義言湯所以受天明命者非天之私我商家也惟天之所助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天佑之也其所有九有之師者非商之求于下民也惟民所歸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民歸之也惟天祐民歸

者在于一德故德既一則動無不吉德二三則動無不凶蓋德之一則德之吉也以吉德而動豈有不吉者德之二三即凶德也以凶德而動豈有不凶也惟動之吉凶在德之一與二三故繼之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蓋謂德一則吉二三則凶所以不僭差者在人而已惟其在人故天之降災祥亦因其德如何耳天本無心也林少穎謂此書既曰一德又曰常德者惟一故常惟常故一天地所以悠久

而不變者亦惟一而常常而一而已伊尹之意盖謂人之立事無不鋭始而謹初至中則稍怠未則澶漫而不振今太甲雖能處仁遷義于憂患之餘懼其歷年之久遂至豫怠澶漫而不振此伊尹所以丁寧而堅其意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伊尹前篇既論吉凶之理在德之一與二三于此又戒使不可不自修其德蓋太甲居憂之初其萬幾皆伊尹自任安危治亂伊尹實當之今太甲既踐天位伊尹復正厥辟告老而歸不復以庶政自關則太甲言動之間始足以係天下之治亂故將歸之際不得不盡其丁寧之意謂嗣王太甲新服厥命不可不新厥德也蓋太甲在桐之初未受天命今既復政則始受天命矣受天命而言服天命者謂受命在身如衣

被其服而在身也太甲既新受服天命正欲端本正始以新天下之耳目尤不可不新其德故伊尹所以告于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也伊尹既戒太甲不可不新其德于是又言所以能新其德者惟在終始惟一而已終始惟一乃所以為日新之道也故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衆人所謂新者徒謂今日變其法明日易其令以數變更為新不知聖人所謂新者不然始乎如是終乎如是終始惟在于一德行之既

久則所聞日廣所見日多故能日日新又日新也如天地之運終古不變而四時之氣俄而春俄而夏無一日不新也詩所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即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也伊尹既言新德之說于上于是又謂德之所以新者固在于終始惟一又本乎得賢以用之故繼之曰任官惟賢才葢謂凡在朝之官皆擇賢而用之或君德之不一必能左右輔翼以成其德也任官既得賢才而在王左右若侍御僕從之

類又不可不得其人故又曰左右惟其人葢賢雖已任官茍左右非人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而賢不得安其位矣葢賢才所以不可不用者以為臣之職以其為上則欲成君之德為下則欲治天下之民葢其職在于致君澤民者此四為字皆當作于偽反讀之惟臣之所職其大如此故為人君者于任用之際當視之以為難而不可以為易當持之以慎而不可失之于忽既難既慎不敢任用非人于是又與之和

協其心純一其德同心同德相與大有為于天下可也故伊尹既言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所以必繼之以其難其慎惟和惟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

伊尹上既言人君之德欲純一而不變當任賢才以為之助故此遂告之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欲其併謀

兼智合以為公而無偏黨也葢謂新其德無一定之師凡主于善者皆在所師也然亦無一定之主茍合于一理而或以成就吾之常德者皆在所主也盖人君惟能知德無常師而主于善知善無常主而協于一則其心必無繫吝而兼容天下之善以成吾一已之德如是則賢才必用而小人必不能間矣茍為不然則必有繫吝而不以公則小人得以窺伺而迎合其所好如此則偏聽而不能併謀又何賢才之能用

哉此伊尹所以欲太甲有善即師之也人君既能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則發號施令而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蓋人君能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則其心公而不私不私則其心一心一則其言不期大而自大此人之所以知其言之大因言之大而又知其心之一也夫人君修德而萬姓咸稱之譽之則高明盛大無以復加上則可以綏安先王之寵祿下則可以底定烝民之生育矣故繼之曰克綏先王

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前告太甲以一德之說反復懇切既已盡矣故于此又告太甲以觀省之說其所觀者而不敢不勉于德也嗚呼嗟嘆之辭嘆而後言也伊尹之意謂太甲為君誠不可不修德而善政若以為不信當自以

其一時之事觀之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七廟者親盡則毀有德則雖親盡未嘗迭毀是七世之廟所以當親盡而不毀者以其有德也今太甲但觀七廟至今不毀者則可知德之不可不修矣人君以一人之微君長萬民而萬民心悅誠服不敢異議者以其政之善足以正之也今太甲但觀此則又知政之不可不善矣夫伊尹所以欲太甲修德善政如此之切者正以君民相須君不得乎民則

無以使民非君則無所事故為太甲者正當念君臣相須如此必欲修德而善政不可以至尊之勢而妄自廣大以下民之微而狹小之苟自廣而狹人則待已甚厚而待民甚薄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民不得自盡其意則怨上之心生而君民之情離矣君民既離則君無所使民無所事上下相貳何以成其功哉故曰民主罔與成厥功葢非特君無民則無以為君民無君則亦無以為民矣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自此下亡書序也咸有一德篇至民主罔與成厥功而止沃丁祖乙諸書篇第正在咸有一德之下正經既亡故安國附其序于此書之末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此沃丁書之序也蓋孔

子謂沃丁太甲子既葬伊尹于亳邑咎單忠臣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揚伊尹所行功德之事史書序之故作書而名曰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此咸乂四篇之序也孔氏謂伊陟是伊尹子太戊是沃丁弟伊陟相時于亳都之内有不善之祥桑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而桑穀共生之故為不善之祥伊陟以桑穀贊告于巫咸史氏録其言故目曰咸乂凡四篇乂治也

告巫咸以自治之説也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二篇之序孔子謂桑穀之災伊陟既贊于巫咸二人先共議論然後告君故其君太戊遂又以其事贊告于伊陟史録其事故目其書曰伊陟曰原命葢太戊告伊陟則亦告原命故有伊陟又有原命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為文原是臣名以言命原故名原命如冏命畢命也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此又是三篇之序也孔

氏謂仲丁太戊子自亳遷于嚻陳其遷都之義故作仲丁河亶甲又仲丁之弟自嚻遷居于相作河亶甲亦陳遷都之義也或言遷或言居不同者發其舊都謂之遷致彼新邑謂之居其實一也祖乙又河亶甲之子亶甲居相至祖乙又遷居耿其後耿地為水所毁故作祖乙必言為水圮壞之事也孔氏此數說皆順序立說未敢盡以為然姑存之而已唐孔氏又謂盤庚言于今五邦及數之惟亳嚻相耿四處而已

則知祖乙圯于耿必是毀于耿更遷他處盤庚又自他處遷于殷耳漢孔氏謂圯于相而遷于耿既與序書言異又不合五遷之說切謂唐孔氏此說無據雖能辨正漢孔氏之失而自亦不免于失故不如林少頴之說為長少頴之說見下

尚書詳解卷十二